

散文 佳作 陳詠雯

個人簡介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

養貓人，讀砸過一個文學研究所，正重新再讀一個，希望可以把論文完整的下載下來。原本以為自己不會再寫了，卻意外地重新再出發，希望能在書寫的路上遠走。

---

嘸時

離開醫院的那天，走了好長的路只為尋找便利超商。

跟著手機導航行走一片荒蕪的台十七線上，彰濱的海邊不冷，但看起來有點髒，遠處用來發電的風扇沒轉，只是浸染著霧霾的灰，抬眼四望，我還沒找到便利商店，可海就這麼恣意、無聲地鋪在眼前，公路上的徒步如同《永遠的一天》裡長到令人生厭的鏡頭，不知該希望它結束，還是抗拒它停止。

走了將近兩公里後，終於找到那間標示著「立可得洗照片」的超商，我拐進裡頭，按照手機裡的教學步驟操作，終於輸出數張兩吋大小的證件照，照片裡的人瞪著找不到焦距的眼，頭髮在過去幾週的療程裡已經掉光了，app 的去背效果不佳，加上拍攝當下的安撫與掙扎，仍隱約看得見儀器的殘影，儘管陽春，卻也是當下唯一可以派得上用場的東西了。

我們全家還必須將這幾張相片送返護理站，去辦一張領管制藥的處方許可，換我阿公的回家安寧。

\*

還記得在醫院充當看護的那幾個夜裡，關不了燈的無窗病房，根本養不出睡意。我抱著一本磚塊般的書，緩慢啃著，逼自己打起精神，因為隨時需要注意躺在一側的他。就這樣守了無數個夜，每每待他睡得稍微安穩，我便會遊魂一般的飄出病房，徘徊在燈火通明如熾的長廊，偶爾下樓買一杯熱咖啡，或重新替保溫瓶添換熱水。

在這滿是冷光的環境裡，根本弄不清時間的流遞，只能藉由護理師定時給藥的進出，以及父母帶飯來的叩問，稍稍讓自己跟上外頭的步調。而他似乎比我更加迷茫於時間的遞嬗，就像主治醫師囑咐過的：「阿公的大腦可能會不正常的放電，或許會出現記憶混亂類似於失智的症狀。」這不是藥或化療的副作用，而是癌細胞在他的體內橫衝直撞，這般胡亂竄跳引起的痛感，總是會撞翻一些什麼，然後一發不可收拾。

症狀開始出現的那天，是個空調開得太冷的下午。

他慌忽醒來，原本早應該無力的身體突然強撐坐起，然後自顧自的左右顧盼，注意到異狀的我趨身向前，用台語問他要幹嘛，他茫然地看著我好似在認人，不確定的眼神帶著疑惑與某種焦灼，好像從他的記憶庫裡撈不出關於我的任何影像與詞彙，隨後朝我問出一串破碎卻冗長的句子，我聽了兩遍，才弄懂他說的是日

語。

我坑坑巴巴的回給他一串夾雜著台語的日語，除了問他要吃什麼之外，還順道把自己介紹了一回，他眼底浮出驚訝，隨即低頭看了看自己的雙手與雙腳，好像還在消化所有來自我的資訊，震驚得把眼睛張得比平常更大，而我的日文詞彙量有限，僅能用一些單詞進行交談與安撫，並按鈴請護理師來看他，我則鑽了個空檔趕緊下樓買點心給他。

等他吃飽再次服藥並睡去後，我盯著逐漸熟睡的他出神，兀自陷入了長長的思考，以及遲來的震驚之中。關於他認不出我以及那些張口就來我聽得一知半解的日語長句，好像他人生裡某一塊我不曾見過的時光片段，突然就被丟了出來，有一點燙手，卻帶著一點新奇，畢竟我倆之間，隔著五十七年的空白，我參與過他二十多年的人生，卻未曾聽他提過那近一甲子的歲月。

爾後他的每一次轉醒，時不時就遞出新的片段，各種語言混在一起，猶如為我演示一次又一次記憶複習。他有時說他趕著要去燒窯、有時說要去工地監工、有時急切罵道他水泥還沒拌好，或說他要開車去機場接女兒，或問他兒子退伍了沒，後來更多時候會問我「伊阿、伊阿佇佢？」，說他剛剛才看見，我因為聽不懂，總是無言以對，狀況稍好的時候，他會微弱喊出我的名字，短暫地變回我的阿公。

在那些等他醒來的時間裡，我放下那本總是啃不完的磚塊書，拿起手機開始複習日文單字，以及在他睡著而父母來探的時間段裡，將收集來的碎片逐一詢問與核對，試圖補白我從未參與的五十七年。只是他睡去的時間越來越多了，主治醫生加大了藥劑的用量，並開出了管制的藥品，正式宣告他進入最後的安寧，可以出院回家了。

而我，也被宣告短期任務結束，可以回去唸書了。

\*

北上回到永和的寓所後，我又回歸了每日上課、教課、蹲點咖啡廳寫稿的生活，偶爾打開手機裡新安上的遠端監控，透過鏡頭無聲地看著他，多半時間他是沈睡的，身體時而抽動著好似正在作夢，偶爾看護進來為他翻身、拍背，或者在他清醒時扶他站起稍作走動與洗滌，家裡人來去探望，趴在床畔試著與他對話，而我只敢遠遠的、如偷看般望著螢幕，時常一看就是半小時。

那時住所的正對面，也住著一對與他年齡相仿的老夫妻，每日早晨總會看到阿嬤出來晾曬衣物，而下午則是阿公出沒澆花的時刻。對面陽台上種了整整一排的九重葛，似乎長年都看得見紫紅色的花朵垂掛著，高大的植株遮去了大半的窗戶，讓人無法直接看到室內的樣子。

老阿公偶爾在陽台抽菸，似乎不常出門，在每個相似的日常裡，總可以看見阿嬤獨自出門採買，在樓下的街道邊與鄰居短暫的聊天，她的聲音很好認，在那些細碎的簡短談話中，無意偷聽的我仍捕捉到了某些訊息，大致了解這對老夫妻

生活的概況。

老阿公失智情況時好時壞，壞的時候可以聽見他用台語高聲的斥罵著老妻，如同某日午間的景況，阿公叨絮高亢的喊著、胡亂罵著，阿嬤似乎早已習慣因而並未回嘴，只是任由丈夫以各種不堪入耳的話辱罵她，屋子裡暗暗的，只有謾罵聲流串在鄰里，不知為何那天午間的巷弄特別寧靜，甚至連車聲都沒有，或許周遭眾人都秉著氣息，心底可能知道老阿公又發作了，各自安靜卻拉長著耳朵，聽著內容幾乎一致的胡話。

在老阿公的各種胡話裡，其實一直以來的重點只有一個，便是痛罵老妻「討客兄」。第一次聽到老阿公高聲痛罵時是個深夜，我嚇得以為發生什麼家暴案件，急忙想要報警，但細聽之下，只聞他一人喃喃似泣的罵著，沒有人予以回應，四周鄰里好似也習以為常。

只是這次在我返北後，老阿公的喊叫聲響卻一日比一日劇烈，他會近乎崩潰喊叫著「我這麼愛妳」以及「我是不是對妳太好？才讓妳逐天在我面前顯擺？」，語調裡並存著絕望與希望，好似這樣的高聲叫喊能換來回應，或鄰里間的評理，於是日日將這場近乎展演的戲碼持續上演了十多分鐘，卻也一如繼往的擲地無聲。

聽過好幾回的我，說不上習慣了，只是選擇跟貓一起蜷窩著，靜靜躺著接收對面如怒如泣的喊叫。可能猶如鄰里其他人一般，心裡想著「啊，老阿公又發病了」，可是這次思緒不知為何跑得更遠，兀自延伸到先前從未抵達之處，或許是出於某種好奇，更多的是想起陪病在醫院的日子。

對樓老阿公與老妻的狀態總會引發我的某種移情，想起我的阿公與阿嬤，只是他們倆不似眼前這般吵雜與憤怒，而是安靜得毫無聲響。從我可以既是開始，就不曾見過他倆說上任何一句話，即便同住一個屋簷下，卻也是分房而居，各有各的步調、夢境與怨罵，身為小輩的我無權過問或參與，僅能透過親族長輩的口，收集散落的零星碎語。

我猜對樓的老夫妻或也如此，即便曾是少年夫妻，卻也無法老來成伴，年少時曾有過波濤與風浪，以致情結難解，原想兀自的壓在心底等它過去，卻沒想到種子在這悠悠歲月裡落了根，並長成了參天大樹，失智的瞬間對他而言猶若撿拾著樹下殘枝，以此為薪柴燒旺心火，年輕時未講出來話、未解決的情緒、未面對的自己一股腦的衝出，而神經已然病變的大腦是控制不了這股力道的。

於是乎，他只好把心底的精神地獄搭建成實景，將它搬演成生活，並吵鬧成所有他能想到的惡毒字句，而老妻的冷漠以對換來他更加暴虐，真正地把日子過成地獄，偏生這地獄裏需要被救起的眾生，唯有他一人。

那我正安靜沈睡的阿公呢？他夢裡的光景，又長什麼樣子？

\*

再次回醫院的那天，我從副駕駛座望了出去，彰濱海邊的風車正緩慢地轉，

海相仍是一貫的灰，霧霾厚重地壓著波浪，這次路的盡頭是一幢有著褐色外牆的病院。我緊緊攢著手裡一袋袋沒吃完的管制藥，還有需要一並繳回的處方籤，在心底默默演練著等一下去護理站的對談。

專注於開車的父親比我更加安靜，我試著打破空氣裡的沈默，只好隨口問他：「伊阿是什麼？」他說：「妳阿公都這樣喊妳阿祖。」我應了父親幾聲，卻沒告訴他為什麼要問，也沒告訴他在醫院的最後時日，他的父親會頻繁地問我「阮伊阿佇佢？」，現在我知道他的「伊阿」是什麼了，也知道他已經可以去往真正的無時之地，跟他的母親徹底團圓。

霎那間，我突然很慶幸，不是慶幸他再無病無痛，而是慶幸他的夢裡沒有地獄，即便只是我自己猜的也沒關係。

=====

## 評語

### 廖鴻基 老師：

藉醫院照顧失智阿公的經歷，對比住處對面另一對失智阿公對老妻的謾罵，呈現當一個人被解除智力和記憶能力後出現的真實本性。平靜對比躁動，親情溫暖對比怨懟地獄。作者以旁觀角度清淡筆調，深刻寫出人性現實。